

# 博士、教授、大師，您是否生過大病？ 來親身體驗蜂窩性組織炎、危急重症、 漸凍人之辛酸淚？

## 從「梔子柏皮湯」轉化成「梔子精華膏」的來龍去脈：

「梔子花」淡雅而潔白，令人心曠神怡，其花香充滿令人熟悉且眷戀的濃郁芬芳，不經意間也惹人心曠神怡。其果實金黃若紅、潤澤而鮮艷，花可佩戴，香氣怡人。陰乾若置於容器內，可令滿室生香，亦可沖泡為茶，飲後口齒留香、清心降火、通體舒暢。其果實亦可為天然的染色劑，更是傳統醫學不可或缺的一味聖藥，具有天然抗生素的廣泛療效。為茜草科植物，坊間亦有許多別名，例如：「枝子、黃荑子、越桃、木丹」，含有天然而豐富的有效成份，例如：「梔子素類黃酮、D-甘露醇、藏紅花素、青花素、葉黃素、葉酸、梔子油酸、唯它命B群、果膠、鞣質、多種結構的苷元」，故其有治療急慢性肝、炎膽囊炎、呼吸道感染、泌尿道感染、所有急慢性感染的發炎現象、衄血、心神不寧與睡眠障礙的「煩躁不得眠」的諸多症狀（請參<<花是最好的醫藥 pg84-86>>）。

又有一說，「梔子」色赤炒黑，具有止血之功，雖確有其事，但證諸事實，卻大大的破壞了藥質，損壞了其原有的神奇功效，若用「新漢醫學」獨特的生技炮製法更可讓其原有的功效如虎添翼。在使用「梔子」時，應將果實搗碎，將會發現到有一粒粒如芝麻般的顆粒，擠壓顆粒時，就會發現豐富「梔子油酸」的油脂，具有油溶性維生素A、D、E、K的抗氧化作用與促進末梢血液循環的功能，對於紅腫熱痛的急性發炎現象，更有加速消炎止痛與快速修復的療效。臨床上用於跌打損傷的外科急症或急性感染的內科急症，因其本質含油性的「梔子油酸」，確有過關斬將、立竿見影之功。其效雖好，其功亦廣，但仍有其單門與禁忌之處，例如：<<傷寒論-84>>：「凡用梔子湯，病人舊微瀉者，不可與服之。」即是別具慧眼的真知灼見，「病人舊微瀉者」乃指慢性胃腸發炎的病人，傳統醫學者毫不深思熟慮、想當然爾，就誤認為病因是「寒症」，而理所當然且理直氣壯投以「理中湯」或「桂附」之輩，美其名為「溫中散寒」。

最可悲的是僥倖的結果，投藥之後真的是藥到病除，那「寒症」之說豈不千真萬確而為真理？對於慢性的炎症反應，身體的自癒能力，有適度的彈性範圍，容忍「致發炎性物質」的適度刺激，而不影響其自癒的修復能力，就猶如水庫的蓄水量有其閾值，若是超過了這個閾值，水就會氾濫成災，甚至一發不可收拾。當然，為醫者，千萬不可心存僥倖，必須思辨清晰，不可混水摸魚，否則千錘百煉的驗證之後，將會常常發生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極度挫折感，皆肇因想當然爾、便宜行事與食古不化的僵化思維所致。思及此事，多年前與一學醫好友，在某名

醫處習醫，那時，好友有個唸高三的兒子，有輕微的惡寒、發燒、鼻塞、流鼻涕、咳嗽等症狀，當下就請教名醫如何處置，於是給予科學中藥粉的「葛根湯」與「小青龍湯」，真的是效若桴鼓，吃不到幾包藥，所有症狀已是煙消雲散，不得不佩服名醫，出神入化、爐火純青的醫術。

但是好景不常在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隔了一段時間，約是立冬的季節，也是感染的好發時刻。好友的兒子又生病了，症狀不僅惡寒的厲害，全身還不斷的發抖、喉嚨痛、咳嗽、鼻涕像清清的流水不斷的滴下來、兩目噴火，乾澀痛甚、口乾舌燥、頭痛欲裂、全身骨節酸痛，完全是屬於急性的發炎症狀。有了上次的美好經驗，就如法炮製，給予科學中藥粉的「葛根湯」與「小青龍湯」，但天公不作美、瞎貓再也沒碰到死耗子，所有的症狀反而火上加油，更加嚴重，令人焦急如熱鍋之蟻，雖然束手無策、坐困愁城，但總不能坐以待斃，只好找耳鼻喉科看診，吃了退燒藥、抗生素、氣管擴張劑與抗組織胺，很快的所有症狀都暫時獲得緩解，但不到一天的光景，所有的症狀更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蜂擁而出。此時，更加的「惡寒與發抖」，到底是「寒症」或「熱症」呢？令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邊際的一頭霧水，再度請教名醫，名醫仍然是一派輕鬆且自信滿滿的確定為極寒之症，開予「理中湯」加「桂枝、附子」，即可一掃陰霾，但服後病情加劇，情非得以之下，只好再度掛急診。

但奇怪的是，再次上課時，名醫關心的問起好友此事，好友卻回答：「非常好！」名醫的嘴角也再度掛上一抹自信的微笑，令在旁邊的我，幾乎偷笑到為之噴飯。做人可以鄉愿或拍馬屁到無以復加的地步，怎不害死自以為是的名醫，而陷足為傳統醫學表率的名醫，於不分青紅皂白的不義呢？其實，名醫就是被這樣的阿諛奉承害慘的，若是無法深切自省反思，必然淪於萬劫不復的迷思。毫無疑問的是，「惡寒與發抖」的症狀，是感染的急性發炎初期症狀，鼻流清涕如關不住的水龍頭，亦宛如被燙傷破皮的皮膚，會不斷的流出組織液，以保護受傷的組織。這些急性發炎的初期症狀，乍看之下，直覺的就會誤認為是「寒症」，而理所當然成為疾病的病因。

事實上，「所有的疾病都是發炎現象」且大致可概分為急性期、亞急性期、慢性期與修復期的幾個階段。所以，鼻流清涕與「惡寒與發抖」是疾病的「果」，「急性發炎」才是疾病的「因」且是嚴重的「大熱症」，豈可倒「果」為「因」，顛倒因果！據此，是非不明的辨症論治，運氣好或可僥倖逃過一劫，若是時運不濟，只遇名醫而無良醫，值此生命交關之際，稍有不慎，就有命喪黃泉之虞，怎可不知疾病的因果始末，亦不可不慎也！幸運之神，並未再度降臨好友的兒子，再度急診之後，其所服的藥與耳鼻喉科醫師開的藥，仍是大同小異，可想而知，其結果也是慘不忍睹。病情若是再如此惡化下去，小命恐將不保，屆時真的會敗血症導致多重器官衰竭，甚至造成瀰漫性血管內凝血不全症（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/DIC）的不治之症，那可真的是欲哭無淚。

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乃人之常情，況此生死一瞬間的節骨眼，由衷的肺腑之言，勸其用「梔子豉湯」中的「梔子」、「梔子柏皮湯」中的「黃柏」、「茵陳蒿

湯」中的「大黃」、「白虎湯」中的「知母」與「瀉心湯」中的「黃芩、黃連」再加上「甘草」，結合「新漢醫學」以獨特的科學生技製藥，萃取再濃縮、再經由長時間的日月精華醞釀而成的「梔子精華膏」與「知母精華膏」。感謝老天爺！在脆弱的生命裂縫裡，果真出現了一道曙光，服用了「梔子精華膏」、「科學精製漢藥」的「梔子粉、黃柏粉、黃連粉、大黃粉、甘草粉」與「苦參圓」，多管齊下，並且以一兩個小時或兩三個小時就服一次藥，如此奮力一搏，才可起可起死回生。另外，還特別叮嚀：「若是睡著了，就讓他繼續睡，中間若有醒過來，可繼續再服藥。」好友焦慮惶恐的問：「萬一還是高燒昏睡怎麼辦呢？」我跟他說：「睡著的，雖然還是發高燒，那就沒關係，表示抵抗力夠。正常人，雖沒發高燒，但睡不著，那就有問題，至少心事重重，才會無法入眠。至於是否昏睡？稍微叫醒他，問一下要不要喝水？想不想上廁所？還是想繼續睡？朦朧之中，若能清楚回答，那就不會是昏睡，就不需要小題大作，自己嚇自己了。」

那天，服了五、六次藥之後，終於一夜好眠到天亮，高燒已漸退，全身不適亦緩解許多，好友驚嘆是仙丹靈藥，感謝之情溢於言表。但奇怪的是，晨起之後，咳嗽的相當厲害，咳到心臟都快跳出來了，涕黃痰膿且夾雜血絲，更令人怵目驚心。真的是少見多怪，難怪稍有風吹草動，就有如驚弓之鳥，嚇都嚇死了。再一次的闡釋病情的來龍去脈：「病情一開始的「惡寒與發抖」與「鼻流清涕」，就是急性發炎期的「大熱症」，用了「理中湯」加「桂枝、附子」等強烈「致發炎物質」的藥，已是提油救火，此時，身體的抵抗力還夠，想藉由發高燒來殺死或抑制微生物的感染，並藉由咳嗽、流鼻涕，將身體的毒素排出，但這些身體的求生本能，屢次被退燒藥、止咳藥與抗組織胺，猶如落井下石的抑制下來，若能全身而退，已屬萬幸！」

不幸中之大幸是，症狀已全部出現，然而，冰凍三尺，已非一日之寒所致。雖然，這些症狀令人痛苦，但不經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，除了對症下藥之外，「適度的忍耐痛苦，也是培養抵抗力的不二法門。」再繼續服用原方兩三天後，劇咳已減緩，黃膿的涕痰也轉為黃稠，所以，在「急性期的發炎症狀」時，治療目標是七分力放在「消炎」的層面，三分力放在「修復與強化」的層面，那最佳的處方，當屬「梔子精華膏」、「科學精製漢藥」的「梔子粉、黃柏粉、黃連粉、大黃粉、甘草粉」與「苦參圓」。若是，不舒服的急性期發炎症狀已舒緩許多，進而呈現的是「亞急性期的症狀」，此時的治療目標是，四分力放在「消炎」的層面，六分力放在「修復與強化」的層面，那最佳的處方，當屬「知母精華膏」、「科學精製漢藥」的「黃芩粉、知母粉、黃連粉、大黃粉、甘草粉」與「苦參圓」。緊接著服用「知母精華膏」、「科學精製漢藥」的「黃芩粉、知母粉、黃連粉、大黃粉、甘草粉」與「苦參圓」，飯前服用，每日四次，就這樣服用了三到五天，歷經一波三折的痛苦洗禮之後，病情穩定且迅速的復原。

遭逢到這場驚心動魄，令人膽寒的驚魂記，比親身的切膚之痛還痛，為人父母者，恨不能以己身代替兒之苦痛，真的是苦在兒身痛在娘心。學醫已近二十寒暑的好友，真的碰到火煉的時候，才知道甚麼是「真金」？甚麼是「破銅爛鐵」？

一堆的「破銅爛鐵」只回壓垮我們的身體，唯有「真金」，我們才可以死裡逃生，獲得救贖，也才有辦法經得起千錘百煉。痛定思痛之餘，就該深切檢討反思，如果再冥頑不靈，固守著食古不化的執念或僵化的形式，也許就難以確切明白，傳統醫學之母-《傷寒雜病論》，所教予我們的真實涵意與精髓。當傳統醫學的名醫們，找不到出路時，並不意謂著有志之士，就無法帶給傳統醫學月明天清的美好未來。毋庸諱言，識者都清楚傳統醫學的「虛玄理論」，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，也只能斷的欺騙自己、麻醉自己，根本是自圓其說、自欺欺人。而聲名遠播的傳統醫學名醫，也是言行不一的說一套做一套，令人看破手腳，搞到最後，真的有一天，自己生病了，若心無定見、醫術不精，也是會死的很冤枉、很悽慘！

求知若渴的我們，還真以為天縱英明的名醫，為我們指引了一條明路，殊不知，終究，還是問道於盲，**只是拿著香跟著拜，拜這不知所以然的「神主牌」**，古今中外，盲從者多，都肇因於「神主牌」的一盲引眾盲，當然，許多有識者，從朦朧中回神過來，才頓悟到這些陳腔濫調，簡直是莫名其妙，豈可再跟著搖旗吶喊！唯有跳脫傳統醫學「虛玄理論」的框框與虛妄空洞的本質，《傷寒雜病論》的精髓，才會以「真金」呈現。換言之，傳統醫學不該只是抽象的概念和主觀的信仰而已，再進一步而言，認同傳統醫學，並非是固化僵滯的，更不是一廂情願或兩情相悅，即可一筆帶過，而是要以文明的「安全有效」來說服與證明，並且言行一致、身體力行，更應該是具體的實踐與驗證。所以，實證醫學必須經過萬般疾難的考驗、血淚的點滴累積、歲月的傷痕刻劃與不斷的創新，才成為醫學。

平心而論，錯誤的醫學價值貽害蒼生，正確的醫學價值，才有能力濟世救人，是故，傳統醫學不但要講是非，更要講求「價值」的是非，或許，醫學的初衷與價值，早已被傳統醫學者淡忘，若還原歷史，重回醫學現場，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醫學的本質。回歸到醫學的原點，掃除傳統醫學的盲點，雖然十分遙遠，但有識的行者，所揭櫫的傳統醫學理想，或所引發的爭論與效應，將會帶來深深的迴響。歷史不能繞道，醫學的原點，就是「安全有效」，《傷寒雜病論》的偉大聖物-「梔子精華膏」與「知母精華膏」-就是救世之道，若是繞過原點，豈能走上大道？

畢竟，前事不忘，後世之師，歷經一番生死、刻骨銘心的前車之鑑，深知，若心存僥倖，仍然渾渾噩噩、得過且過，仍未發生根本改變，造成了認知的混亂，問題終究仍然無解。認清事實、了解自己之後，就有其必然的轉折，凡事總會有一個轉化的過程，變總比不變好，在轉變中調整到最恰當、完美，當然，最好是漸變而非突變，換言之，再也毋須限縮、窄化自己的思維，也應聽取生命在靈魂深處，更寬廣的渴望與訴求。

